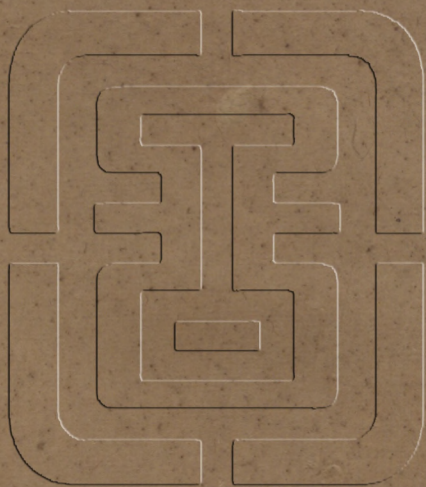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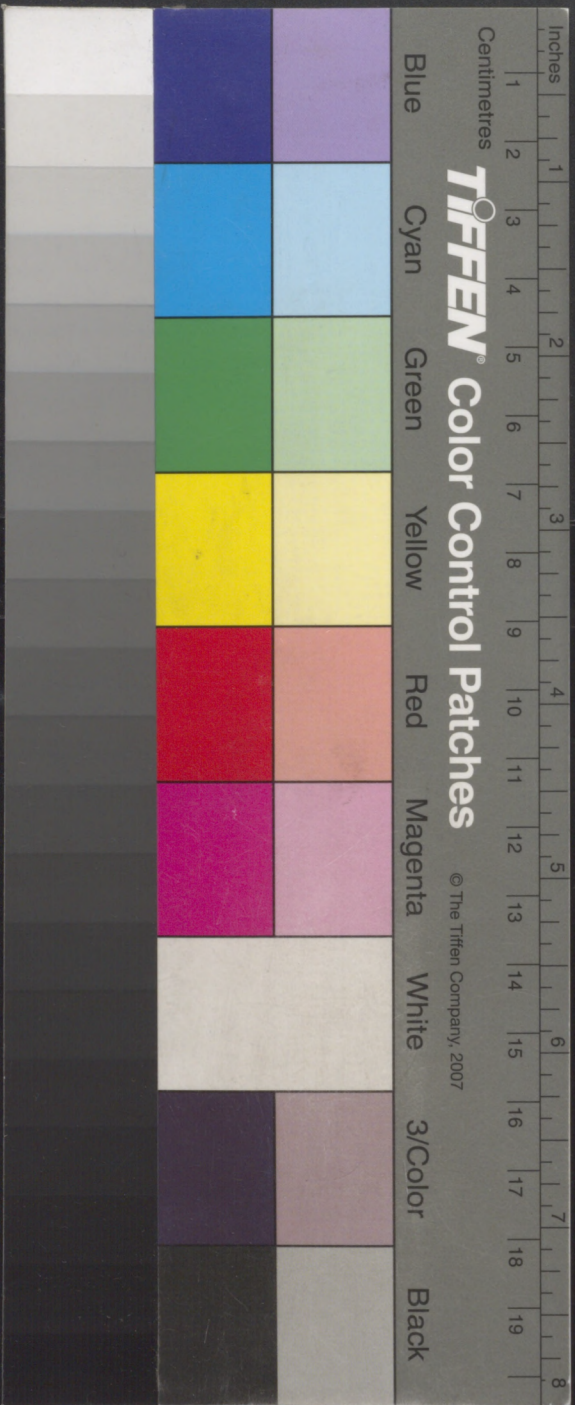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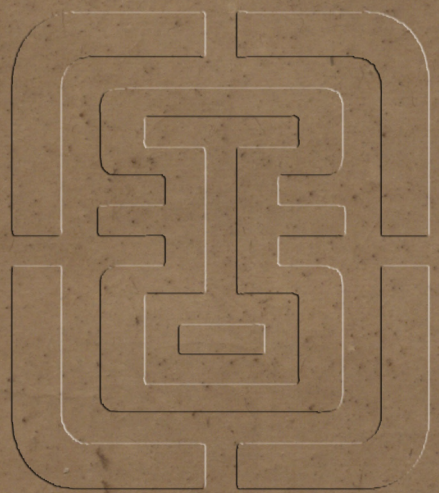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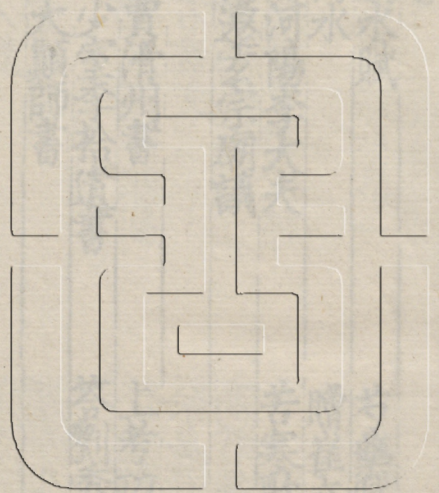
6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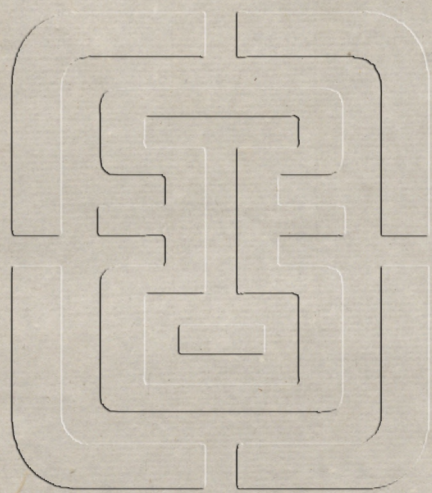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明水賦

芍藥賦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慶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汀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第四卷

通解

鄆人對

記宜城驛

撰言解

河南府同官記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雀戶部侍郎制

祭石君文

高君仙碑銘

潮州請置鄉校牒

祭董相公文

祭房君文

高君書贊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集傳

新書本傳

遺文

記舊本韓文後

遺詩

有所思聯句

遣興聯句

贈族姪

同寶章尋劉尊師不遇

春雪

嘲解睡

贈劔客李園聯句

潮州韓文公廟碑

文錄序

是命炬氏倏清夜或將祀圓立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
祀或作祀持鑑而精氣謂水氣之精者為月而陰靈謂月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
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作聲形象未分徒騁
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選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
於潢汚非芳今按高云孔夏尚明水尚體周尚酒今齊高此蓋
以其鄙无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齊芳之語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予以表誠
潔予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得其宜明水之
薦斯在薦或作薦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蘗之名
實歟籩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乍似鮫
人之淚作靈作非靈將以替于陰德配夫陽燧音遂似鮫
或作于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鬼影騰精玉兔騰
泚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露然而象的爾而呈始漢

漢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而象或作垂象或作无象豈不
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同類作有豈不
類同或在或作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
作虎為異阻當時程武義足以驗聖賢之無黨
知天地之至公聖真黨或作翕竊比大羹之遺味
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是公少作姑存之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藥天力與此恩
不屬黃鍾家溫馨動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
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凝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
並靈性或欲將雙頰一晞紅綠窻磨徧青銅鏡稀或一罇春
酒甘若飴怡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

韓退之

海水

水下

海水非不廣鄧林所浸生鄧林鄧林廣數千里焉豈無
枝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
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鄧有垂天鵬苟非鱗羽大
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
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龍枝海
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我
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此篇切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待屋不怨但自悲或作苦寒

寒且切或作莊子矣

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寒裳觸泥水

寒且切或作莊子矣

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

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

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

事空賦子桑詩或阮此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愠悵空一來由未或

作能未今

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表或或作或表或

按由猶古字通

羸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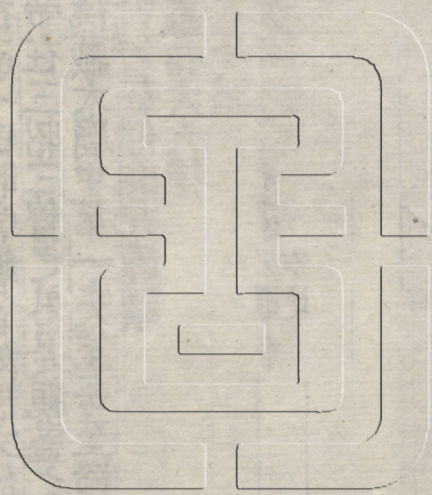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

或作歲聿不其周

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愛下雖有脫

節歲或作歲節

冰食蒿製神所憐神或填葱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上賈滑州書

賈州刺史此篇元七年為滑州刺史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士進作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

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首或作

曰豐山上有鍾焉和霜鳴注云霜降則鐘鳴人所不可至

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或無愈年二十有三

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或無有字三或作

三而能文二十有五而罹第於春官愚固泯泯不能自計

周流四方無所適歸故是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舍和

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

焉得不感而鳴哉和或作華元或作臣徒以獻策闕下方

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

鄭之逆旅漢或作僅並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
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退
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官虞部崔負外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
不識仕進之門廼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
之所其利其爲不可雖董昏實知之無行字或如執事者不以
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
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不知其人上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
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字不疑當作必○今按
以辭屬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

矣其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
進士之應此選者二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
在焉作不言云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入之中其二入者固所
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無其字固上或
則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
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
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非或作惟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
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著於大夫士之口或無字於或始者
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
而優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
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或作未上或有人乎或無夫字天竟
欲事干謁則愚不能小書困於投刺字於或作乎欲孝爲佞
則愚言訥詞直卒事不成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僿焉

而不終日其躬如本而正躬以表記蓋誤而諸本作如

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公此文是也董彦

子厚若章中立書如兩左氏室如縣善是皆以而為而風俗

通國入望君而皇歲鄒陽高白頭而漸是皆以而為而風俗

義去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用易之作而為詳之

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

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如乃為正耳董引如案如縣

不以為然左傳作盤字而註預流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

終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盤而章昭注云國語則正作盤

字而章說得之蓋氏所引不足據以爲說今併論之附見于

此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端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

求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勸夫古

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

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言老成之可尚也何止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

而不亡也祀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

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勤夫字遺或弘得一名獲一位則棄

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

老而益昏死而遂亡位或作官愈全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

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豈上或有矣夫始字行之以不息

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

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

然否也偽如或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儼屋賃僕之資無緼

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

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父故之

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

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執事下物有者字愈下物无也字顏色

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

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至下或字庶或作幸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此篇別有之今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

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勳字勳以蜀地新書云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尚為博士新書云洛陽也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此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

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

拾遺公勳舊作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

如不得聞恐誤事或作以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

施者無不得宜書者或作凡所施者新勤儉之聲寬大之政

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感道之草或作山人愈不瀟

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愈

作非於作于匪新書作效非太平世也年穀熟衍符既委至若干紀之姦

不戰而拘曩彊梁之兇鋪錄純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

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新書无

或作是非是而樂成而亨之斯無時矣未或有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

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平闕而

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或无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

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

來踊躍陳企傾刻以冀或无加字於新書作加于垂下

亦无於字河南必繼以行或无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秋如是則辭

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或无則字善

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
不與斯人施也。或元使字也。或作者。今按此句疑有誤。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
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
人無或作無人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或而下
書作諫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曰。無此九字或有其月辱問見愛教
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
之矣。或為或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矣
下或有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
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
盡。或元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
固瘦死。和帝求元初洛陽令仲就以事捕固固死獄中

音愈今本作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
齒無一足。今據江南漢書大統之與諸籍書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
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作或天或無
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
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踵其餘文武之士
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

退不可自數率。或無此二字。今按此二字恐有脫誤。字
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
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
令就功役也。或下或有其字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
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

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

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
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
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
或無心字非是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
不沈沒或無字亦必字又按決或作地或作地或作地
按古潮本軒亦作撤而無必字蓋因柳子厚書云從柳集作
軒天地者決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加必字耳今從柳集作
從潮本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
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或說不在二字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此書諸本皆無唯嘉祐小坡本有之其篇次在此
與大顛師書
十四年刻石在潮陽靈山神院宋慶曆丁亥西
表陞出彌得此書疑之因之州公與顛師書
又錄破日集古錄破日集古錄破日集古錄破日
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以而後獲其以繫

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
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州刺史則非也蓋退
之自刑部侍郎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
韓吏部刻故謬為附益云長慶中立云蓋并韓
國初重刻故謬為附益云長慶中立云蓋并韓
崇信佛法此謬妄者旁世別撰答問等語以肆誣
何人新注疑表自書後世以跋尾參之其記公
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
大顛書其詞意非信佛法也而或妄撰退之與
士人作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
於代文載其語而略不周如此覓者不能無惑
方氏文載其語而略不周如此覓者不能無惑
恭乃於文載其語而略不周如此覓者不能無惑
又益於文載其語而略不周如此覓者不能無惑
湯則於文載其語而略不周如此覓者不能無惑
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致公特觀其大槩故但
取其疑所不取而致其疑所不取而致其疑所不
其論各亦以有能而皆未能無所斤斤也若乃後

君子則又往之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政說者既未
以深知其所以為之耳皆非可與論事者求其
其說為然也徒幸其言可為韓氏者亦未必果以
出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論事者求其
也至如方氏金附政說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
知其言既曰夕聞道德又曰論甚宏博孟簡書蓋
無崇大深其說之意邪韓公之事於此三書於
集論其詳矣故二語而附論韓公之事於此三書於
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韓公之事於此三書於
則疑傳寫之訛矣而韓公之事於此三書於
但愚意惜恐當時韓公之事於此三書於
別傳也方氏辨蓋云別傳義之說又云周禮曰徐
深使退之復生之故不能自辨其義之說又云周
云甫不意年二十三時文為云今海之元及然
介國自徐年二十三時文為云今海之元及然
則其為徐年二十三時文為云今海之元及然
未便問是君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
載韓公問大顛云西國真不生何不教人願子
常言初無離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領中其病又

愈啓字此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有失字愈弊劣無謂坐
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切乃懇切之意此下大率
多從石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無謂
能以下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夕瞻帖久當帖石不作
行不宣愈白貼石本無愈白字今抄石本此下
愈啓字此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賴
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
及石本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帖愈
下二七字而此句來歸明不建熱尚能乘間一帖愈
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句以下乃下當語從石本不宣
愈白帖愈石本無愈白字今抄石本
愈啓字此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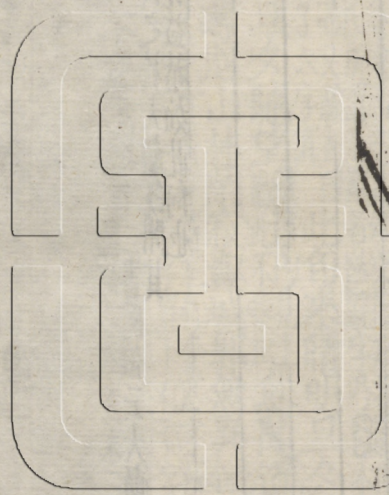
愈啓字此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有失字愈弊劣無謂坐
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切乃懇切之意此下大率
多從石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無謂
能以下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夕瞻帖久當帖石不作
行不宣愈白貼石本無愈白字今抄石本此下
愈啓字此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賴
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
及石本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帖愈
下二七字而此句來歸明不建熱尚能乘間一帖愈
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句以下乃下當語從石本不宣
愈白帖愈石本無愈白字今抄石本
愈啓字此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

次可論作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按易實作意邪而無然而二字大抵石本亦自多設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凡鄙蓋指此等如耳不也後故此如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今按下當有見字而兩本皆闕故不敢增而空其處以特知者此旬來晴明日夕不甚熱儻能乘閑之是亦難氏所謂几鄙者然觀字乃本之闕文面字乃問顏色隨易了六字耳此旬來晴明日夕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此不復出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從前公語從方碑石本止下有所有字縛下有愛恐字所下無恐字及則字而者字下復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疑非字皆非是其用邪字於行止繫縛若有所謂九鄙者也但一或疑非字下當有有字疑非當作有則語意實字無煩則辭開未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難是又諸本皆無不礙增敗也

守山林義不至城郭無義字城作州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在四字皆可疑又以此為矣而

井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又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以仲為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唯無外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如本為此亦不宣愈頓首此石本無末三字今抄石本與前石不知韓公之於大顛既開其語而為禮益恭如此狗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三

考異音釋附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觀蔡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而送之
序不入一正集李後以
文珍故為六公諱耶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
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
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屏翰物其監
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龍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
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
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
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疑十二年春將如京師相
國隴西公飲饒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或於或作于
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光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聞冲天鵬翅闊報國劔鋒寒
曉日驅征騎春風誅采蘭東哲補上詩曰橋彼南誰言
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淨屠令縱西游序

无淨屠字樂
下有上人二字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无進是今縱釋氏之秀者
又善爲文叙社或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
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作裳其有尊行美德
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謏麗而不淫其有中
古之遺風與或作植有中或作中有古乘閒致密促席接
際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或无
致密四字而有及字人於事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
其來也雲霓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

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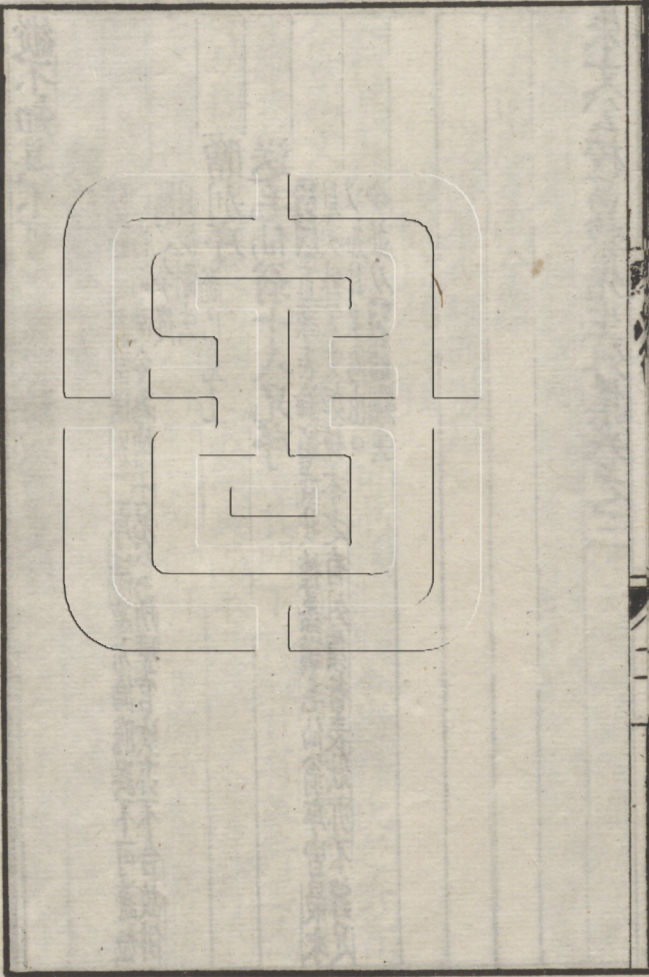
與路鵠秀才序

送路鵠法別二序蓋意无倫脫誤不可盡如
日自河南令為博士於今所墜官改亦不合故併
其說刪去

贈別序論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見决非公文如抗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
以知其果爲也
今並以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四

考異音釋附

通解

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不說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

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

疑有脫說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或且五常之教與

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

融字粉是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

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

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

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為之師

也寫下二語同或作之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

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

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故後之臣竦然而言
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
下由龍逢為之師也忠之上或有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
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或作非是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
以彊則服食甚高薇逃山而死或以彊則服一句或有脫誤
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
乎或作死或作是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是
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
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或无百字存下或有嚮令二師恥獨
行慕通達則竟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用或夏之
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
用餓為和光而同塵而和光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
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

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或則字必字
作也矣上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且古聖人言通
者蓋百行眾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有通字或今怕人之言通
者蓋百行眾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或古之今之下將欲齊
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或並有入字或无且
之者其不備於黨九而擬質隨珠者乎或无其字或无不且
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亦亦知
其不能也或作無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
亦希其能矣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
可齊也邪字下句也字却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
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
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通同如
聖人或作中非是我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

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此篇雖曰擇言其甚於水火然曰知理者必擇於言則未嘗欲人誠黑有空而已不然則幕中之豈遂忘言乎哉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燬可炙可鑿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其平下二語同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乎始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燄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或作水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作水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或作水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數其為慎而甚

於水火言上恐無其字而字恐誤

鄆人對

新史孝女廉不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內治棄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封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善乎韋愈之論胃父母疾

鄆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鄆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禱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為後勸其字下為字疑街又疑是而字其門或无街下同鄆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發未聞有如此者或愈字或无止字母下十二字本依父母疾烹藥以是為街或今按是字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夫字之類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眾而為之也聖賢物是乎而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此句上是有字疑是且字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

人之所宜為竭足為異乎首或作若合下疑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生之於世也表下或有其字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於恐或然也不嘗於市而已贖於政况復旌其門其憂非是

河南府同官記府元

永貞元年俞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自觀開元之烈烈無下公字烈或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百下有字然而河南同特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同時二字均無符字而河南同特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同時二字均無符字

也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

盧公通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發

平相國上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言前宰相非亡次改之謂

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或作今相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更

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故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更

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

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

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中為或顧公去登

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

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

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二相國之勞在史冊顧

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在社或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

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

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興登槐贊元其慶且至亦或作升
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
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
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或无官職字分作
而字忠上或无有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
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方有方語於時河東公為左僕
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或無是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
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
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
於宮城門外而衙之府江初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二公
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亦作宜城驛記下或
有應代楚驛作五字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
人莫汲城內下城有獲出宜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
此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
害人漁者避之或脫陂字臭陂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
有舊時高木方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
竹或无昭字始於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
木取足此林或无舊廟臺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
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或
斷其內廡偏高廣負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
城或作席多髣可為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音氏甄氏
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
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或作非是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道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何其近古人也並下邳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校叔司馬相如之故文父立於朝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州州是上谷侯真實同與焉或作是真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考異音釋附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其官崔羣體道覆仁外和内敏或作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藹然休聲或作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難或作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云云

祭董相公文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襄行立顯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

書右僕射平章事簡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
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坤
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坤或作神昌天瞻唐邦錫之元臣胞胞
元臣其德孔碩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諂不笑不威
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諂不笑不威不求其盈不
為句下文其辭下別出不離一字與土求字叶不求其盈不
致其敵或作爰立作相計讓實勒行初出若無辟疇德之聞
德或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迺去厥疾乃
施厥膏不知其勞鯁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或作
或作維亂舊政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或作
或作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惠既變既從孰云其初或作
或作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惠既變既從孰云其初或作
非是自爾祖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
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以完公既來止公既來止公既來止
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闕其郭填道嗷呼公來之初

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嗚呼我公庶享其
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此篇乃柳子集

祭石君文或作祭石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
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或作二學士之靈或作惟
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不幸
或元之字或元之字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求喪其躬或作
或元之字或元之字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求喪其躬或作
愈與游為父或元之字愈與游為父或元之字愈與游為父或元之字
傍無強親子孩妻姪或作傍無強親子孩妻姪或作傍無強親子孩妻姪或作
任客葬秦原孤魂誰附莫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房次卿

字獨客

維其年月日愈謹遣舊是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
蜀客之柩前或作柩無維某字愈或作某嗚呼君適去於此吾復何言此
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
言否君上或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子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從鼻內
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死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真
昌應劭武紀出大宛舊有天馬種踏石汗血顏曰

高君畫讚

此篇以從蜀本錄之今按
類非人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瑩
瑩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
先而輔以政刑也齊上或有兩字或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

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
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百十年間

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唐制鄉本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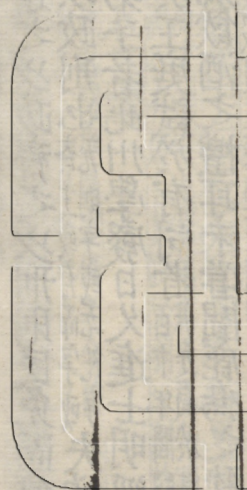
之取也與耳字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
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

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師下請攝海

陽縣尉為衙推官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
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李或

直諫表方本无說見弟
三卷今以之
論顧斌狀同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考異音

順宗實錄

一 起藩即盡貞元

序謂不載實錄去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黨
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黨之說
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為然其為已足使筆解亡流
無復直本實錄之說矣况今去公之時又益以凌
比之當日事非又夫不問故其片文隻字名為公之
而決可知其非為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為真能
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為限而直有所
遺也故今於實錄姑仍舊集而詳加校定庶幾措足以
見公筆削之大指云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得下史有諱誦德宗長子母曰

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為

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

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徵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

引見輒先拜善諫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

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
衛備嘗辛苦倉卒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
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
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
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
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
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
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
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即位太極殿
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
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
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
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

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與弗寤是用
命爾繼統俾紹前烈且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
章事高郢奉冊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
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
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
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
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
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
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蓋其四
十一字中云德宗不
能持德宗示弼留恩見太子弟悃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
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
十四日宣遺詔上縷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上學書於王
任頗有寵下或有王叔文以暮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

基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
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
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
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
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
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
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以詔召叔文入坐翰
林中使決事詔下或无召字文下或无决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
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
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紱為按行
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園簿使或无兼字紱或又命
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
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

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二日而聽政似未越我國家列聖
亦克脩奉罔或有違况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
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
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
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
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 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
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
之小行志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
約東以時聽斷不可以父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
佑前跪進曰陛下君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
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
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書諸待詔三十二人三四
初王叔文以甚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已
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无
柯黜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觀前年冬茂昭來朝未
還故寵之辛亥史作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賜紫特郎史作郎中左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
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
是遂特用為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
社稷周禮圓鍾之均木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威
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
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
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竣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

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詔下或有詞
或有京尹字實上比年早歉先聖憂人特詔速科悉皆蠲免
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或
驟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踏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
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
貸俾佐遠藩實諄事李濟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悞不顧
文法假賦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
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其好由是租稅
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貨麥苗以應官或既優人成輔
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誅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
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遊實不肯避導騎如
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原賦是陵
輒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或嘗有詔免

畿內浦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
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 壬戌
制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
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然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
幸於上則此當從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為中書舍人學士
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
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
傅恩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二卷二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
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
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躋者經術精深可為師
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
者長吏精加訪擇且名聞奏仍優禮發遣傳事宮中有要帝
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有外物下或貞元末以
官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
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關坊闕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
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
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其論當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
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

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官市取之繯與繯數尺又就索
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繯付之不肯受曰
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
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宦者俯
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
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
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
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地與字恐誤或實
割然而傳諸不法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
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
上者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歐之出錢物
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買者或不知就索其

直多被歐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
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
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
人情大悅情賦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
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
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
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逐逐是命右金吾將軍
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為副
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
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子為副 二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
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
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
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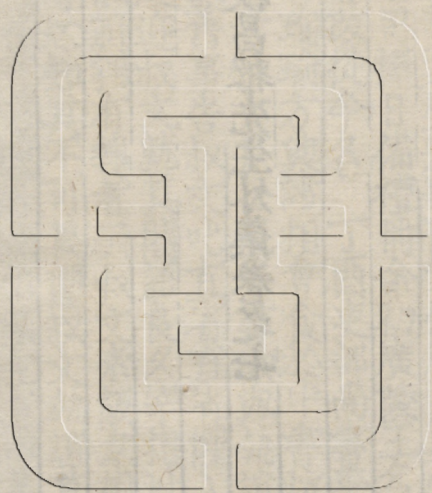
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阜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闕下或字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譁呼大喜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環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俸錢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

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之補更作籍或五籍字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鳳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庚寅制曰或有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其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

明而愛人祇服訓詁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以從師居有令
聞動無違德朕獲續不緒祗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
承宗廟以奉深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無爲皇太子改名
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
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珣稱疾
去位其日珣珣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
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
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
顛被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珣皆停
筓以待解下或有報者云叔文索飯章相已與之同餐閣中
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或疑是珣
珣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
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珣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

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三

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
家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
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
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
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
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續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
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
以揚二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
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不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
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
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

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明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觀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其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者春秋之義授之七幣以奉琛盛矣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贄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

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 癸酉當作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制誠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碑字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

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柳斌乃奏
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孽息請置監許之收境
中畜產令吏牧其中柳斌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
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
閩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五月已巳被五賊振以杭州刺史韓昇為尚書左丞作斌
未已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
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
老舊將故用為將師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
馬專其事作斌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
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
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以萬年令房
啓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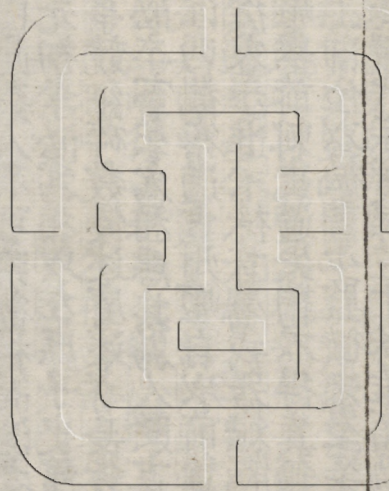
遂獲寵於叔文或无進用叔文以為容管經略使使行約
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又
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
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負外司
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作斌乙酉以尚書左丞韓臯為鄂
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尚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臯為
日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軍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
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暉幸於叔文以告叔文
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
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
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
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
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

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披而叔文下
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詞
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事推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
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霑字則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
有此九字即上不當有不霑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
脫字審設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
下九字則語意明白尤復可疑矣
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
令孤峘為祕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孫進士登第司徒
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為賢為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
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奏峘
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為尚
書楊炎為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
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為禮部而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
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
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乙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
不意峘實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

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則或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
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柰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為衡
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
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
長告謂必卒實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
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快不以刺史
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或无祿字或
又作祿非是映以為恨
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
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
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二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
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為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
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
尚書是月以襄州為襄府元和和郡國志作襄陽大徙臨漢

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老與音釋

順宗實錄四

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作巳或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明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劔南三川謂叔文曰大尉使其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其亦當有以相酬使其某或作使闢其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尚下或有以字上或作張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

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川賊賴州賊不意萬福至忙泊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蓋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二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

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勳或作自勤擁

兵繼掠循淮而東辨或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

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或人代宗詔以本州

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或

昨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

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

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滿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

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

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

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

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

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

皆有惠愛癸丑韋卓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

華而裴垺嚴綬表繼至悉與畢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鄆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播擲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一日或作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涼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迁考功郎

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且久故其爲相贄參深忌之贄亦頗參之所爲且言其蹟實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掌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復至文書多不子尋勸真爲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贄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徇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商還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貶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觀其議士寧常

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
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似武端裝延齡判度支天下
皆嫉然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
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
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
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閒因盛言贄短宰相趙
璟本贄所引用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賊彈延齡事告延齡
延齡或作辨或作辨延齡亦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
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洎李充等權房中
增以論裝延齡得罪也言事者皆言其屈
惜延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
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眾曰天下旱百姓且
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

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
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
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
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
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
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
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
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
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
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
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
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洲或作遠近慕其
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

李必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總或作既至諸諫官紛三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非是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年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醉或作并容或作而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句按此二密二字或作并容或作句疑亦以修改重復而誤也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有疆與今當削去譏之者將四字字坐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其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譏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

信用數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值臣或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朕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續疑當坐更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大學士曹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

留住數日吏庶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
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
察使數詣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無字心勞微科政拙考
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
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
驚馳入謁城於獄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
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
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程某往按之程承命
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或作非是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
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
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或作弟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
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
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監

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任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任日詣中
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摠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
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任至其日少翰林中疏
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有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
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
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任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
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
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
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
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任為之內主執誼
行之於外朋黨譁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
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權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
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

有韋臯裴均嚴綬等牋表作燭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
珍尚解玉寺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憂以啟上上固已
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王涯
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後命焉制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
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表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
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
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
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生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
麟德殿西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五

起八月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

咸休肆予一人獲續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賦作給而天

祐匪降匪史不疾恙無瘳尤或作非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

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

祗慄惟懷永圖惟隱史一日萬幾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

可以久遠皇太子其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德史孝友之德愛

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愛敬或作敬愛或是用推皇王

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

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

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詔所司擇日行冊
禮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詔曰有天下者傳

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字史石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貞元九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公闔，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穡，藻祗奉宗。桃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躋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字伯或良娣可冊為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

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壬寅制。王任開州司

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真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

其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

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其可為將，其可

為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

者。陸贄言溫李景儉，韓曄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

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

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

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履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按仲

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全詳下文有成正買得召見，諸往來

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

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實為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為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

朋黨聚游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
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為相其常所交結相次
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常或作嘗一伾以待書幸寢
陋吳語上所藝狎而叔文頗任事或无至字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
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
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往來傳授劉
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
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
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
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詩用
韋因歎歎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為
意日引其黨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
令范希朝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

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
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
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
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
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
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杭州
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
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
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
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婿
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
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
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

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
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祀滅擺
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
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
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發當然非是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當不自得長
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
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
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
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
不祥甚惡之俾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成朔使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
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

年二或依歲次景戊正月景成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

言臣聞上聖玄覽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猶存乎罔象疆或

駢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

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

道繼玄元業續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

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敷本示儉慶裕格天報有二恩翔春風

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襄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

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勳也天其靜也地巍二事表無

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

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膺訓所被而未極徽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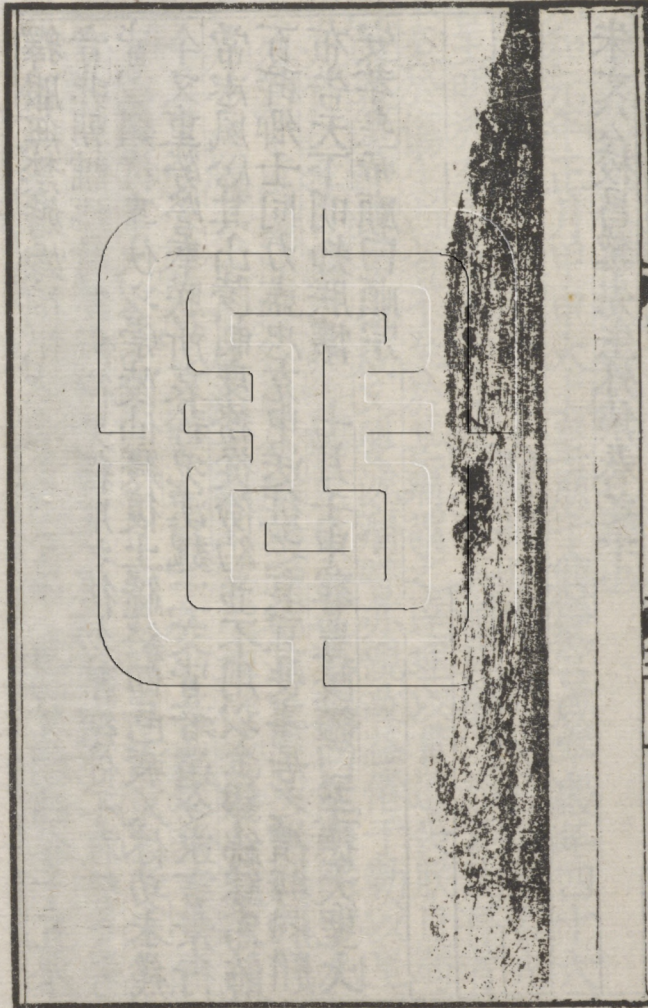
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

兆之眾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
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二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

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大上皇崩于興慶宮_{咸寧殿}年四十六
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_欄古先
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
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
齡即敦清靜遠乎_近戚又嬰_流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
帝天資仁孝日躋聖_政嚴_重負_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
族外勤于萬機問_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
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願復何
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
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_斷關以日易月_惟舊章皇帝宜三
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_五禋_是二十七日釋
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使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

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脯各十五舉
音非朝脯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
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旬邑疲人休功未幾
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_矣况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
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
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_履事居之禮_居非_是
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蓋曰至德大聖大
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朱景文公

今以李繁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此其同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

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李

公行狀亦云昌黎其入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郡里又作神道

碑乃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歆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

黎有兩南陽其河內脩武即左傳所謂昔啓南陽也其一理

志有兩南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諸同今唐屬鄧州者也元

和姓纂唐書州之南陽郡字與諸同今唐屬鄧州者也元

純四世孫安之晉食外郎二子潛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

其一則類當裔孫尋為後魏中郎類之生播徙昌黎棘城

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著徙居九門

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恒王茂茂生均生駿駿生仁

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
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襄志云
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二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
州推官舊史作則官云云碑云二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
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云不應如是之緩也方及蜀本樊
本無三十四年而始有命命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及蜀本樊
之年逆數之亦常以十四年十一月為歷官之本猶但於節
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為疑也公今按公亦未
度掌書記前年然水門記十四年十一月為歷官之本猶但於節
木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為疑也公今按公亦未
寫洪相云四得言正狂躁其致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
在十二年安得言正狂躁其致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
狀二史通鑑為正持正狂躁其致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
公在汴有復志則推其非疾之洪滿又云十三年在汴
有天星相慶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公行狀云二月
云汴軍亂愈家在在汴許聞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
居之於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醫陽哀詞是年有此日
即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醫陽哀詞是年有此日

可借汴泗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景入夜歸事後又
有諫擊越書賀白兔狀徐回豪節度掌書記應石崔翰墓
志十六年庚辰春公題正和季生壁拔公與野書徐西居於
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和季生壁拔公與野書徐西居於
樞史亦云公發邪言真率去所畏避豈竟以此全秋而已徐矣
知已亦不能容邪言真率去所畏避豈竟以此全秋而已徐矣
白樂天哀三良文在洛有去肅中封書冬公如京師見調四
門博士與諸文出薦侯嘉狀將歸有贈孟東野詩是
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杜金墓詩公自去冬冬參調竟無
所成而歸冷向冬再住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
為博學鴻詞山窮絕陸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詩所謂洛邑得
休浩度不問去發任勸哭為書與家云愈好詩所謂洛邑得
乃下洗頭作詩書以爲筆夜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詩
則知則史補乃實錄也足年有送陸象州序上已日遷監察
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其姓字之誤謂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二十六自博士拜蓋
陳京給事書密給議論推傳選奉狀尚氏墓志又李實書
師於會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
十五年矣實錄於實錄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射其所長此

又不可曉也方改唐制居官以四考為滿公在官踰年
不知何故而罷此書而復行狀墓碑皆只言罷授四門博士
遷監察御史而罷此書而復行狀墓碑皆只言罷授四門博士
停選然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
詩取信者李實專執李華耳言其始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獨於元十九年實合八年矣今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至貞元十九年實合八年矣今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以時有詔以年實合八年矣今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上然卒為幸臣下實合八年矣今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及祭張署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事也幸臣實之見田李
山令張署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事也幸臣實之見田李
陽山神道碑亦云因疏其詳而論事也幸臣實之見田李
論宮市明矣則公之被黜坐論事也幸臣實之見田李
不謂言及也然則公之被黜坐論事也幸臣實之見田李
疏上流豈其由是狀又未嘗幸論事也幸臣實之見田李
俊倫善柳與蜀最無妄德宗晚年射上之黨已成是年
年出官由蜀最無妄德宗晚年射上之黨已成是年
張正文買贖諫亡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

出有類也意亦行云任文未崩崖州職雖得赦有常愁
是其為文等所賦豈不明其時死所歸外駕其罪於上
耳洪兼宮市等所賦豈不明其時死所歸外駕其罪於上
之口洪兼宮市等所賦豈不明其時死所歸外駕其罪於上
甲中春始到陽山詩及別賦送楊貞女峽和張十未敗官
生訓李負外諸詩及別賦送楊貞女峽和張十未敗官
寶存亮書王引改江陵法曹參軍洪謙及盛官丙申順云
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貞元正月丙申順云
詩使所和賦從江陵府法曹參軍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
秋雜陽山詩命茶柳兩及柳口諸未始受法曹之命見李
柳衡文時有柳州祈雨及柳口諸未始受法曹之命見李
獨衡岳廟詩自衡州祈雨及柳口諸未始受法曹之命見李
自陵有途詩自衡州祈雨及柳口諸未始受法曹之命見李
上李巽書鄰夫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齋司直
為御史元和中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
時也元和中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
一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特憲宗即位之歲也
後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召游夜歸張朝
德詩并釋言行狀云梓州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季職如公有

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歲上命裴承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驛至汴感諭都統弘公承相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以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白丞相公愬蔡州既平布衣相皆不以勞用察宜使相士奉相公書明日准西賊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察宜使相士奉相公書明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即詔公散平淮西碑其碑多叙愬至蔡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討德棣二州以獻愬子入侍和度事時先入蔡州勸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奪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歷公文命翰林李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教隋序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諸習諸詩晚秋歸城夜會聯句為刑部時有李錢數自代狀十二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淮簡墓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百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裝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

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朝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湜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表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州刺史宰相疑焉有草疏出宿為歐州刺史時宰相皇南驛程異也公之被謫即日上官城據吏詩則以三月海上海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吏詩則以三月海上海宜城驛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

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
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
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
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
眾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
復何道眾乃謹曰侍郎語是廷奏恐眾心動遽麾使去因泣
謂愈曰今欲廷奏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
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又圍之何也廷奏曰即
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奏不追愈歸
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
史牛元翼節度使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
都招討使元翼為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裴度奏及三軍
歸而牛元翼果出行壯云公遷於上前奏去廷湊及三軍
公今安先太師謂直向伊州王武俊由是有意大神道碑云方鎮反太
原兵以輕利誘迴統召先生禍福醫引虎鬻血直令所慮

非兵不足憂疏陳得失公於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尤
未詳何謂恐有誤也
原重見奇鎮州初轉吏部侍郎行其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
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其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
則以或問公曰人所以畏見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不見
輕是年有州州送人不得見令史劫今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
解廟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
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
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
月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參後不與紳
例十月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參後不與紳
以盜賊止偶厚米價犯相告曰是尚發燒紳骨者安可紳
宰相欲去之故紳安有此事歸紳為紳是時紳方幸曰夕
入謝碑云復為紳安有此事歸紳為紳是時紳方幸曰夕
字當作吏字不利取才財勢路絕不繼今按紳失兵部一節此紳

其義疑銓法有... 文馬自代狀... 序并詩奈馬... 狀長慶四年... 宗即他二月... 請是年公沒... 月二日卒於... 食必視本節... 不至失節以... 去夏公請節... 莊在長安城... 南溪始安三... 然意色亦不... 日此七數之... 見公之法而... 戴蓋不以爲... 就後進士往... 遣凡內外親...

爲服藉以報... 我考合傳... 謂樂易君子... 則其有家女... 未嘗宿貨餘... 文章自漢司... 深探本元卓... 皆與街閣深... 端置辭要爲... 徒李翔李漢... 郊張籍亦皆... 端春暉鑿灑... 出天鳴呼極...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然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逢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倣效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實或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

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者揚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子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

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換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滄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

册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不存吾嘗讀之愛其文辭而意深當是時予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嘗成秩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嘗與之遊因出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貴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靡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

韓文而卒之自後天下

卷

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
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闡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
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
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
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父鑄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
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
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條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

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邇之
卜地於州之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
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亦于潮也審矣軾曰
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
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
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
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
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糝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
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澁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
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登舜九疑弔英皇祝
融先驅海若藏約東鮫鱷如驅羊鉤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

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粲房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
涕滂翻然被髮下大荒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卷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

考異音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
年光坐婉晚春淚銷顏容
晦舊暉庭草滋新首
望天山石別劍水中龍

遣興聯句

上說見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
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
常

恐金石契斷為相思腸
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
愈四方

各異俗適異非所將
驚蹄顧控秣逸翻遺稻梁
愈時危抱

獨沉道泰懷同翔
獨居久我默相顧聊慨慷
愈慨慷丈夫

志可以耀鋒銜
遠窳知卷舒孔顏識行藏
愈即鑒諒不遠

佩蘭永芳芳
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
愈

贈劔客李園聯句

上同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愈照
海鑿幽怪涌空歎異氛郊山磨電奔奔水淬龍螭螭愈太一
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攝百神豈惟壯三軍愈有時幽
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
子然後致殊勲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閒雲愈

遺詩

同寶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寶齋味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
洛陽今寶公河南令韋執中必訪之元和五年也
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各一首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舄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
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心集春雪
詩首句云新年節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
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暝見迷巢鳥朝
逢失輓車呈豐盡相質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曾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遂秋蓬歲時易
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各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
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漢洛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
悵擊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深妙知天工既往
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朝野雜

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
聲云皆非也獨朝野一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騰吹肥脂坑谷相是磊磊雄哮乍
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眾罪馬牛驚不食百
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疥癩上音肥下音溫鐵佛
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
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憤急下如彭與黥呼冤受
殖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今伶倫吹苦韻難可改唯
令巫咸招魂英難復在

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澹公坐卧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
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瀆瀑梗連連拙駭南帝初奮鉅鑿
竅池混沌混沌維子南海之帝廣與中央之帝祝融善謀報
之日鑿一竅七通然忽長引萬丈不可付謂言絕於斯繼出
方衮衮幽幽十喉中草木森末草音本下音竹叢生也盜賊
雖狡猶亡魂敢窺闌鴻蒙摠合雜詭譎騁及狠乍如關改改

勿若然眼眼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理其源惟有土
一畚

書月

玉筮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白藏蛙縮肚桂樹
枯株女閉戶陰為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嘲盜視
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丁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
辭酒誰為君王之爪牙春雷二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思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
者婦警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魘疑聲自肉中出使

人能凌隨復遣慳恠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雖
雌若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
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

者古但傷知音稀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孺子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
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
馬恐平鞦朝鼓矜凌起山齋酪酏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誅其
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殮思共飯夜宿憶同糧舉目
無非白旌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聞嘈嘈聞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

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恠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真外少室

張道士

中丞謂張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不爲逢桃樹相料醜理不
覺中丞唱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暗後自飛之爲將纖質凌清鏡濕却
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今按此文恐非或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補注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下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加辛子書序以書

釋書子知齊聞罷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
乎沂以浴作公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
時然為伊川之
李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其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它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聞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其為隱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注并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它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矣刪去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合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求求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其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有之以附翻翻詩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為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攷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露動植爾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秀或延蔓數榮異質共蒂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哀痛哀感難勝其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慙謹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下並同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子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教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絃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歐公跋

元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寺僧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

西京留學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住下
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
毋語笑以黷神龍怒則有雷怒因念退之記遇雷意
其有所識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
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迂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
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
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
濟濟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
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以
出公手然筆前之體要非公不可擬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
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
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
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
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
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
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
將佐以從

